



盂城驛

高邮东大街是一个历史文化街区。高邮古城主街是一条南北向的大街,东西向的有府前街和东大街。东大街

原先称孝义东铺,后称人民路。近年来又恢复成为东大街。

东大街全长大约一公里多一点。西从北门大街丁字路口起,东至文游北路。这里属于老城区,虽然有一些拆迁改造,但总体的风貌基本完整,也是能反映高邮街区历史文化、市井烟火的重要区域。东大街近年来声名鹊起,主要得益于汪曾祺先生的一支笔。他写活了东大街的风土人情,体现出浓浓的爱乡情怀,以至于东大街的名气超越了厚重的北门大街和南门大街。草巷口、大淖成为一种文学符号和记忆,颇有一点知名度。

严格地说,东大街是活在过去时,在悠悠的回忆中重生并发光,是先人们留下的一笔财富让后人享受。

先从西头说起。高邮城以北的街道,称北门大街,往昔是高邮的经济繁盛区域。向北是北市口,此处有东台巷、复兴街,均是商铺。再向北就是老税务桥丁字路口。从丁字路口向东就是东大街。

东大街是一条东西向的老街。以前还能跑汽车的,是通向兴化的必经之路。最西头的街南,有过一家烟酒店,东边是华兴池浴室,再向东便是一家老车匠店和老的工人医院。对面路北从西向东分别是熏烧店、理发店和著名的高邮当铺。当铺据说最早是大贪官和坤的产业,后为高邮名流马士杰所有。当铺是近年才恢复的,原先被运输公司三中队占用,周边都是一些居民户。当铺建筑的保存多亏了中队的搬运工人们,否则,在文革时凶多吉少。当铺是东大街一个大的亮点,有内涵和观赏价值。我岳家早先就住在这儿,要走过一条又高又长的巷道,墙壁特别高,只觉得超常,竟没想到是当铺的防火墙。那时,这里的民居不算少,有几十户。紧挨着当铺的是一家布店和缝制服装店,二层楼,现在挂着“仲氏油坊”的牌子。东边有个小巷名陈家巷,是高邮公安局城北派出所的办公地点,北边是酒厂,专产粮食白酒的。小巷对面是一个税务所,向南不远就是都土地庙,后来改为工人俱乐部。东大街的西段,人口稠密,车水马龙。现在,街道路面新铺了大块地砖,看上去舒展了不少。

东大街的中段是从城北医院至窑巷口。城北医院向北是多年前修的一条路,因为此路向北是米厂、粮库、水泵厂等涉农单位,故名曰支农路,现称为珠湖路。城北医院很有名,承载着城北居民的医疗任务。老人们称其为十六联医院。十六联实际上是第十六联队,军事用语,可能最早即是军用医院。这里向东有新巷小学,现已改为城北幼儿园。再向东有燎阳观,后开辟为自行车零件厂,现不存。北面即汪曾祺笔下的“阴城”。这里还曾有过一所县属曙光中学,完全中学,既有初中又有高中,培养了不少人才。这所学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校之初,是全体师生义务劳动参建的。从大淖河边运来的红砖都是学生肩挑手搬到工地的,夯填地基的每一块碎砖也几乎是学生碎聚起来的。现改作城北初中。此处向东是谈家门楼、连家大院、城镇镜片厂和草巷口。

草巷口是东大街的文学符号之一,也是汪曾祺笔下的热土。这里算得上是东大街的最大亮点。汪

高邮东大街

□ 王俊坤

曾祺写家乡的小说散文几乎是以此地为中心,三五公里为半径展开的。草巷口,是因为运送销售柴草而得名,巷子较长,故事也多。草巷口直通大淖河边,往昔曾是东北乡货运集散地。人多,船多,景多,是市井的窗口。这里生态原始自然,有芦苇、水鸟、沙洲,朴素而有野趣,是汪曾祺作品的自然背景。东大街上商铺林立,五花八门,三教九流,热闹非凡。各色人等在这里周旋,或喜或悲,或爱或恨,或工或游,又成为汪先生笔下的社会背景。正因为如此,东大街才得以鲜活起来,浪漫起来。赵厨房、炕房、如意楼、得意楼、七拳半烧饼店、顾家豆腐店、唐家肉案子、酱油店、中药房和月塘等演绎出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。东边的大淖直通大淖。令人有点遗憾的是,大淖河边经过整治改造,脏乱差是没有了,似乎也失去了当年的风采和野趣。

由草巷口向东便是炕房和连万顺酱油店等店铺。东望即是永安巷和窑巷口。永安巷也可直通大淖河边,当年也是一派繁荣。窑巷口有一个育肥场,承载着里下河地区家禽的中转和宰杀。每年有上百万只的鸡鸭在此圈养和宰杀,供应苏南。窑巷口也是有历史故事的。据记载,因为此地有许多砖窑而得名,有八百年的历史。相传,因为烧窑要取土,就不断开挖,所以有了河道。因为烧窑需要大量柴草,大淖这才成为东北乡柴草的集散地。由此推论,大淖之“淖”,源于人工取土,是砖窑生产的遗存。

再说东大街中段的南边。由城北医院向东,有汪家巷、刘家巷、竺家小巷、竺家巷、炼阳巷等等。汪家巷已不存。这里有个救火会,也叫水龙局,相当于现在的消防分队。这里比较有名的是县种子站,旧址是天王寺,曾是高邮八大名寺之一,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寺庙,当年佛事很盛。边上便是有名的螺蛳坝。当然,最有名的还是科甲巷,现在叫作傅公桥路,汪曾祺的家就在这里。汪家是大户,房屋众多,还有花园。汪曾祺在此生活到18岁离开,故乡的情愫犹如一粒种子在他心里发芽生长。他以东大街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小说散文,名震文坛,也开启了温婉清新的文风,《大淖记事》《受戒》等一下子提升了高邮的知名度,东大街和大淖也名扬天下。

东大街的东段从窑巷口直至文游北路、文游台之南。这里有文游小学,更多的则是一些小商铺。比较有名的是滑石巷。滑石巷也是有历史和传说的。相传巷内道路原是古老的长条大青石,风雨洗磨十分光滑。南宋韩世忠部将抗金时在此庆功发生滑踩,下令巷道废石为砖,但巷名得以流存。滑石巷南边就是月塘,内涵十分丰厚。这里也曾是幼年汪曾祺的乐园。不远处,即是人民桥,原先似乎叫作泰山桥。过了此桥,即出了城区,到了泰山庙了。泰山庙后即是文游台。文游台抢了泰山庙的名号。我读中学时曾多次来此学农,当时就叫小泰山生产队。现在人们似乎已忘了泰山庙,而只知文游台了。

东大街无疑是一条精彩的老街,可以看作是高邮古老的商品一条街。它既是汪曾祺先生的生长地,也是高邮文化的风情街。东大街的烟火气息很浓,已经渗透交融了许多当代的色彩。

金华兄是个平平凡凡却有着强烈追求的人。

幼时生活艰辛,追求温饱;及长,追求改善困窘,白手建家园。深知创业不易,懂得生计艰难。虽穷,无道之财却不肯接受。收养他的十方修庵住持赠他一根金条,“无功不受禄”,他奉还恩公,坚辞不受。

少时读书,追求学成学优,其实追求的是立身做人、立业做事的根本。他认为,“名利确是假,德才实为真”。他学文化,学技艺,琴、书、画、印,样样成绩突出,超乎常人:学琴能登台伴奏,能谱曲作歌;钢笔字、钢板字、美术字、行草隶篆诸体毛笔字,得心应手、自成一格;宣传画、漫画、油画、国画,一方有名;治印,自娱自乐亦乐人;学文,虽仅小学毕业,却能撰出《心声》,书中闪光的锦言佳句多多。他对学习和技艺的追求,使他成为了一名合格、称职、优秀(获若干县市省表彰)的农村群众文化工作者。

青年、中年追求工作先进,成绩突出,追求家境宽余,追求子女上进。他说“家长是孩子的镜子,孩子是家长的影子”,他教子有方、有成。

金华兄一生敬畏因果,关爱弱者,珍爱生命。退休后投身关工委,热心解危济困,帮扶后学,带领儿孙及众人捐资助学,赢得了普遍的赞誉。

《心声》之印行,当是金华兄耄耋之年的人生最后一个追求,一个属于文化工作范畴的、更高境界的追求。

东大街是高邮的一条老街,清末叫孝义东铺,民国期间为民权路,1950年改为人民路,今年改称东大街。随着时代变迁,这里变得冷落了,年轻人几乎都搬走了,留下许多老人,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

昨天我偶然动了去采访东大街百岁老人王宏才的心思,相信他的身上一定有很多故事,果不其然。

一进门,见他端坐在桌前,泰然自若,完全看不出是一位已逾百岁的老者,面部少有皱纹,皮肤白里还透着一点粉红,气色不丑。虽然去年遭遇了一点小梗,与他同期住院的、比他年轻的“走了”,他竟挺了过来,只是记忆力大不如前。这时候邮递员送报纸来了,他不用老花眼镜,拿起报纸上下浏览了一下,看报纸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内容。92岁的老伴金素珍仪表端庄,清清爽爽,行走自如,没有半点老态。真是让人心生羡慕的一对老者。

王宏才早年在王万丰酱园做专职厨师,那个时候就能做脆皮烤鸭。在家也经营过不设客座的小饭店,如同汪曾祺笔下的赵厨房:“专门包办酒席,不设客座。客家先期预订,说明规格,或鸭翅席,或海参席,要几桌。只须点明‘头菜’,其余冷盘热菜都有定规,不须吩咐。除了热炒,都是先在家做成半成品,用圆盒挑来,开席前再加汤回锅煮沸。”当然,做得最多的还是街坊邻居喜欢的大众菜肴。

后来王宏才去了位于北城门口的高邮饭店掌勺,对的人民剧场几乎天天有剧团演出,剧团的夜宵都由高邮饭店负责,因此,让他有机会看了不少戏,认识了许多演员,也热爱上戏剧,特别是京剧。他说,高邮京剧团(后并入扬州京剧二团)当时的头牌是小毛豹,一次能旋转二百个圈。王宏才老了还有着浓厚的京剧情结,与小他3岁的阎世俊同是京剧票友,两位老者经常活跃在京剧票友的活动中心。

王宏才由于烹饪手艺好,后被调入县第一招待所。1958年9月22日中

与百岁老人聊东大街

□ 姚维儒

午,中共中央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等一行,由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陈光和中共扬州市委书记周泽等陪同,来到高邮视察。午饭就在县委会议室外面的天井葡萄架下摆了两席。王宏才与食堂主厨吴二爷一起掌勺。其菜谱全系高邮土特食品。上桌菜肴有高邮双黄蛋、松花皮蛋、拍炆红小萝卜、界首茶干、银鱼涨蛋、慈姑红烧肉、软兜长鱼、烧鱼肚、蟹黄虾仁炖豆腐、夹心鱼圆、水芹炒百页、野鸭汤等;配以高邮香醋、王万丰特制元抽(酱油)等佐料,还配上符合湖南人口味的辣椒。

王宏才的徒弟不少,在蝶园路开俞师傅饭店的俞同干就是他的嫡徒,该饭店的招牌菜软兜长鱼就是他的真传。

王宏才说,过去的东大街很热闹,各种店铺都有,光茶炉子就有4月。当问及他对东大街什么印象最深,他说是泰山庙的戏台和迎会,以及炼阳楼的大舞台(人民剧场前身,1956年拆迁至北城门外),这也间接反映他对戏剧的痴迷。

问及对汪曾祺有什么印象,王宏才说,汪曾祺比他大一岁,人称“黑口”。汪家在东大街开了个保全堂,北市口还有个万全堂,他家的药很真,所以信誉好。记得保全堂自己研制的头痛膏往太阳穴一贴,疼痛很快就消失,灵呢!汪曾祺的父亲汪淡如会眼科,看病不收费用不收礼,只收配药的钱。窑巷口头上的汪稔元是汪家的本家,没有出五服。汪稔元在汪淡如家管一些具体事务。王宏才说,他家东边的瓦匠刘长炳与汪家关系不错,汪家修建房屋都请他。

随后我随王宏才的儿子参观他家后面的老宅,走上去年有年头了,堂屋板壁上挂着三层圆盒,是王宏才早年做厨师专门挑送到客户家用的,屋顶上放置的蒸笼也是老物件。王宏才的儿子说,这些东西父亲舍不得丢弃,这里面有他的许多记忆。

我很小的时候,妈妈干农活兼

大队干部,姐姐上学,我在一沟乡下没人照看,一年有大半年都是跟爸爸在高邮城上度过。爸爸是公私合营酱醋厂厂长,除了北门坛坡子的酱醋厂,下面还有几处作坊,以及万丰、吉升、利农社这些老酱园店。他工作就是开会,跟旧工商业者搞对私改造。他的宿舍在东大街的吉升酱园里。他每天骑着公家配给他的自行车来来去去匆匆,有时候半夜才回来,有时候几天见不着他。他是把我托给一位叫“汪老太”的汪老太照看的。汪老太也属于私方的员工,小脚。多少年过去了,汪老太慈祥的面容一直留在我心里。

吉升酱园店的柜台很高很亮,从柜台右侧的圆门进去是一个很大的院子,东北角高高的斜坡台子上去,有好多个房屋,工人宿舍、食堂、作坊都在这里。从爸爸宿舍的后窗可以看到大淖河边。正如汪曾祺的《大淖记事》所描写的:“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。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。”河边的浅滩很宽,有好多浇铜勺铲子的,一撮一撮淡黄色的烟雾在空中飘飘悠悠的。汪老太没有带我去过那里。她有时候也在柜台里忙活。她带我玩得最多的地方是街对面的钱升和油面店。钱升和也是老店,顶底板亮堂堂的能照映人脸,进去就是一股很香的糕点味道。里头的鸡蛋糕、董糖、桃酥什么的我都吃过,还有夏天的酸梅汤,都是爸爸丢钱和粮票让她买的。我从没有纠缠过要这个要那个的,不用说我是非常讨她喜欢的。钱升和里面也是几位干净、和气的老奶奶,她们在一起很谈得来。

吉升隔壁是药店。柜上的两个人,汪老太叫他俩陶先生和陈先生。陶先生走路有些跛足,说话的声音叽里巴叽的。陈先生面目清瘦,中山装总是别挺的。两个人对人和善、客气,动作既稳重又利落,看处方、铺纸,眉头略皱一下,然后拿戥子抓药,一味一味地分摊在铺好的纸上,包好后用轱辘上的红白相间的线扎好交给来人。有的药方是不用处方的,报个汤名,比如产妇服的生化汤。来人往往都是匆匆忙忙的,有的甚至上气不接下气的。两位先生都要问来人

东大街上

□ 陈仁存

产妇的状态,岁数多大,根据情况

配一剂还是两剂三剂。

在吉升酱园和药店两搭界的外面坐着一位韩皮匠,一天到晚坐在马扎上一锥一针一线地“挖”。

他家住在窑巷口。他女儿是挑(卖)青菜萝卜的,嫁给窑巷口挑茨菇荸荠的胡大八子,很般配的,过了三年才抱上儿子。韩皮匠高兴,晚上他只喝二两就醉跑腿的了,在东大街竟成稀罕事儿。东大街有好几家酒坊,这酒坊哪个男人不能喝一两碗啊?

药店向东是一家理发店,里头有好几张椅子,老板姓蔡。夏天的时候,顶上挂着一排布帘子,串在滑轮上拉风。一扇一扇的,能有好大的风。拉风的叫“二百五”,红鼻子、猪拱嘴,是大淖河边谭家草坊的儿子。他在这里学徒已经有些年头了。人家只要一夸他,他就拉得特别卖力。汪老太常在下午带着我来吹凉风。风“哗哗啦啦”地吹在身上,凉爽又不伤身,有时候我就在汪老太的怀里睡着了。

钱升和连着科甲巷,向南不多远有座木桥,桥下一年到头由西向东“哗哗”地淌水,声音好大。这地方叫螺蛳坝,上游叫月塘,下游叫臭河边,时有一两指宽的小鱼顺流而下。传说是铁拐李在这里洗烂腿把河水洗臭了。河这边住着人家,河那边是菜园。“科甲巷”三个字是汪老太教我的,因为我是一个顶顶乖的孩子,她就教我认字。在上一年级之前我已经认识好几百个字了。站在巷头就可以望见东门宝塔和魁楼。传说东门宝塔是公的,西门宝塔是母的。公宝塔经常在夜间去跟母宝塔幽会,作践了好多人家的房屋。后来有一位张邈邈用皮糠搓绳子拉宝塔,再在中砌一座魁楼把他俩隔开,只能遥遥相望。牛郎织女每年还有一次七月初七鹊桥相会,他俩却不能。中国的神仙很多,不知这位张邈邈是何方神圣?

科甲巷在东大街原来是很有名、有来历的,后来道路拓宽叫傅公桥路,钱升和也剩不到一半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汪老回来的时候,理发的老从请他题个店名,他欣然应允,回京后很快寄来了——“科甲巷口理发店”。科甲巷在汪老的心里一定是沉甸甸的。

我愿家家有“心声”

——读金华兄《心声》感言

□ 姜善海

金华兄作《心声》,付印赠我,读罢感慨良多。

金华兄十六岁工作,当教师一年多,一辈子从事农村文化工作,我则一辈子从事农村教育工作。那时,县级文化教育主管部门叫“文教局”,乡镇主管文化教育的干部叫“文教助理”,文教合建一个支部;在乡镇,文化教育是一家,我们是一家人。

金华兄是个饱经艰难困苦的人。四岁成为孤儿,被佛家弟子收养,在庵堂长大成人。这饱经苦难的童年,成就了他成为一个用心学习、实在做人、踏实工作、热心公益、不断追求的人。在庵堂长大,耳提面命、耳濡目染佛家的慈悲为怀、一心向善,又成就了他成为一个极具情商的性情中人。言行出于心性,《心声》十六章中,处处有令人动容动情之言、之行。

金华兄是一个实在的人,规矩诚信做人,踏实勤奋做事,待人接物,从来“不打诳语”。一站之长,既要“谋篇布局”,更要脚踏实地、亲力亲为,努力作到上下满意、皆大欢喜。热情待人、认真做事,广结了人缘,服务足迹和得人赞誉遍及八桥、伯勤及江都永安、真武、滨湖等周边乡镇。退休这么些年了,多少人见了面,还是热情地称呼他“吕站”“老站长”。